

樂城應詔集

二

蘇子瞻

PDG

藥城應詔集第八卷

進策五道

臣事下

第一道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筋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卧不暇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

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常已略觀之矣堯舜之時洪水橫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爲何者天下之人各爲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內乂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願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

乎息矣嗟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
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
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
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
之祿旣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
於改官之寵官旣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
循遞遷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
有所脩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有欲持自奮
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肖自棄於貪汙之黨外
自遭刑內自臺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

而有求爲宰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
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爲吾用者下自一
命之臣而上至於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
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
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爲宰相者無所復望則各安
於其所而誰肯爲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
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
以詆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有廉隅
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爲兩制者其慷
慨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爲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

偉人卓然特異不爲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爲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爲刺史自刺史而爲郡守自郡守而爲九卿自九卿而爲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爲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而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輒入是以在位者懈而不可自奮何者

彼能通其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 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閑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愆使之有所愧恥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此豈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數歟

第二道

臣聞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
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
信正直之心則爲天下安竢乎聖人唯其不然是以
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
官莫不以爲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
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
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覺不爲不密也然又內
爲之御史而外爲之漕刑使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
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
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

吏不如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強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人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不振且御史漕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爲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搏羣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已來爲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

朝廷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士莫不相
慶以爲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爲方今內肅而外
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
人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
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
耳今海內幸無變而遠方之民戚然皆苦貪吏之禍
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爲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
爲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鹵莽
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
職雖其屬吏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姦

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
退斥罷免不免爲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爲訐直
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所發擿其終亦不
失爲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
下之怨是以皆好爲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
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
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所舉按不畏強禦者而後
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爲常吏變法而任
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便而爲
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

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庸人亦可使
之自力而爲政如此則天下將內嚴而外明姦吏求
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爲治矣

第三道

臣聞天下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
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
是非可否之謂權能貧富貴賤之謂利天子者收天
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
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
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

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
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
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貸
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
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
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
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
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
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
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

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常遍天下一旦有急皆莫有死者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走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

發於飢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又有超羣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翱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之用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之人而其不能者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蒞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

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
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
寧有以却之邪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
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
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
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
之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蔽之弊法亂則使
人紛紜而無所執法蔽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
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蔽則受之以無法夫
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

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曰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也與之而不才也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或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惟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